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閼逢敦牂十月凡一年有三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五年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

裏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彦博為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傅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已酉命知青州張昪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内侍賫勑告賜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辛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彦若彦若所對疎濶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凡

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風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　壬戌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　九月庚午以東上閤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陜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磬之音未洽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其

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户部員外郎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勾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康定元年十二月置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録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驚怒㕔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為苛暴責畜而賤人特貶之　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

從之　壬子作鎮國神室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　丁巳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　甲子避神

寶名改鎮國軍為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為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荊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使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資

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冦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吴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昪也初昪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昪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己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昪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昪有階級今

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
滑州　癸丑詔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
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澄清
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歳入以
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寛民力以稱朕
懐　庚申以太常博士與國吳中復為監察御史裏行
用中丞孫抃薦也中復嘗知犍為縣有善政抃未始識
其面即奏為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

辛酉契丹賀正旦使請觀廟樂而歸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退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内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為京畿

豈薦識面臺官也考異張唐英政要以為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

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為輔郡隷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閲若出戍即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贄為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賈黯建言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畜積以備菑即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兊與黯合議

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黜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羣於衆論終不果行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凍餒死者有司瘞葬之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内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内侍李舜卿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

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
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為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
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於
坐右頃之輙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
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為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
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
受封册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用紅
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准常儀帝守法

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宫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
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豫政及薨帝悲悼不已謂
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宫妃挺身從别寢來衛
又朕嘗禱雨宫中妃刺臂血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
以追貴之入内押班石全彬探帝意請用后禮於皇儀
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為可入内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
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
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

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慰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考異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為當問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於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為之按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官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耳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攘取以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不自拱辰也拱辰特從全彬者

耳　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
上裁乃增置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
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
下不報　丁丑追册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謚溫成先是
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册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
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
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
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謚溫成抃及侍御史母

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温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壬午以温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温成皇后謚册於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帝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温成皇后於奉先寺輴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

門升大昇轝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册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温成追謚乃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册立帝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册則可以樞密使讀册則不可置册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詔侍制以上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令滿百日猶起復其罷之　癸巳延福宫使武信留後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宫使為武信留後他毋得援

例故事宦官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介東宫舊恩數求之帝亦欲從其請時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况真節度使乎帝曰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為留後言者方奏疏論列翌日守忠卒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浮屠法集僧于其

家凡四十九日為之禬禳既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二月丁酉詔禮院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温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戊申太常博士史官檢討張芻落職監潭

州稅先是昺為禮官有詔立温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昺獨主兹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昺父太祝牧當任蜀官昺嘗奏章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為外官若捨去此職則可往昺始謂必换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疏乞免入蜀宰相既惡昺因追罪昺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其實欲絶禮官羣議借昺以警其餘耳　庚子詔治河堤民有疫死

者蠲户稅一年無户稅者給其錢三千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按為户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册溫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衆　以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為樞密副使　三月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己巳罷為景靈宫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

特依宗室例歳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為聲伎之樂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嘗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賔客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慶歷間貽永位冠西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廳宰相賈昌期見懷敏為興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説云云獨貽永怒謂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謂穩便懷敏縮頭而退昌期大慙龎籍吳育時為樞密副

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惡大是佳事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為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之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挺為之　乙亥司天監言日當食四月朔　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癸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丙申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算分拜表稱賀　詔三

司鑄至和元寶錢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胡宿言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陛下明德恤祀虔供郊廟宜蒙福應乃遘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此外未有三帝同配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

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臣愚欲望今後南郊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不報李燾曰按胡宗愈作宿行狀云宿因旱災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宿章禮官

以郊廟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三聖並侑益用楊畋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

五月乙亥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為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既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實方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為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府用益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帝察其無他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下竄州牢城 已丑

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没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廳鑾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為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帝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帝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

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甲子詔刋脩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修唐書　丁卯以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即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

葬所曰温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勿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即疏言光禄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掞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庭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中丞孫抃亦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

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帝不得已乃罷之　已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呂景初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彈適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始遵等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遽出虞卿提點陝西

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益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絀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勑虞卿昌齡子也考異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騢他書並無之然適嘗使石全彬訢狄青等賞薄而青遂為樞密使則適固交結中官者也碧雲騢所載或過當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相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以下並議譴責臣詳覩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柄帝王之權

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内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縁此之後朝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警策權臣致令放縱私狥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悞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言臣前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陛下亦優容不罪今止言梁適遽有此行遣顯

是犯天子之顔者其過輕言宰相之事者其罪重廟堂謀議重輕之際理宜然耶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旣有過咎臺官不得言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伏望陛下念祖宗大業而謹重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翰林學士胡宿因名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劉猛御史自古難得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為之不採言猶直臣在朝小人

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亦不報

以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吕公弼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帝每念吕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帝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名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羣牧使甲戌以知滑州張方平為户部侍郎知益州　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脩知同州先是脩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帝惻然憐修

髪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為脩奏乞汰内侍挾恩令為姦利者宦官忿怨陰求所以中脩者會選人張俅胡宗堯例改京官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脩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讒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脩特庇之奪人主權脩坐是出脩在銓曹未浹日也 八月癸巳以判吏部南曹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馮京同判

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為歐陽脩辯不報　出内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内供奉官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鈔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紬絹商人以算清久未能得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今若出内藏庫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為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内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内藏庫乗賤

以賈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帝是鎮言遽罷之　甲午以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樂於因循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捄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應格當遷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以為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

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黜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贖以爲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八品以下其祖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所犯非兇惡亦聽贖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　以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

古渭寨間為蕃部所鈔及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貝牛酒名其大酋霞裕勒格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為冦考異碧雲騢言適觀文殿大學士由內降按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騢所載或毀適過甚今不取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吕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吴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脩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為

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疑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脩等職任言之至再帝意乃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戊申命修刋修唐書　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日命劉沆為宰相名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乃更自外名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名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

隨即記録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從知制誥韓絳言也

九月辛酉朔以權三司使翰林學士知制誥楊察為户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内侍楊永德建請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内衣庫積尺羅帛及建言水遞鋪非便内藏庫不當買交

鈔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外
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而
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觧使權朝廷因遂其請臣竊
為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治亂之所係也不可不審陛
下以察之所陳是邪非邪以為是則宜使察主大計以
塞奸倖之路以為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
日色不光天氣沉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
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

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
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西安趙抃亦言察若
有罪不當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遽罷乞令依舊職
局追還新命不報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幸時號鐵面
御史先是鹽鐵判官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副使永德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
為不可永德横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
將永德就鼎議鼎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

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悞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𡭗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姦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通𡭗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以殿中丞王安石為羣牧判官安

石力辭名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舘閣校勘沈康詣宰相陳執中求為羣牧判官執中曰安石辭讓名試故朝廷優與差遣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亦當以徳讓相先而乃争奪如此公視安石顔何厚也康慙沮而退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吕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為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

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鈎摭非禮陰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為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遷帝不聽曰此豈計資日月耶謝日上面諭以外間事不便有間當一一語朕也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

臣務裁抑僥倖於是有鏤匿名書布京城以摇軍情者帝不信丁夘詔開封府揭牓募告者賞錢二千緡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刼糧廪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䘏餓殍所廹遂致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乙亥契丹遣蕭德呉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嘗遣耶律

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馳畫象庶瞻覿以紓兄弟之情德等又乞親進本國酒饌不許考異交馳畫象朝廷多有議論趙抃疏其一也蘇頌作孫抃行狀云或者慮彼得御容敢行咒詛抃言其不然卒許之張唐英政要云彼後得御容具儀仗拜謁驚歎今皆不取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並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帝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以三司使王拱辰為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見契丹主於混同

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親酌拱辰酒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　癸未禮院言温成皇后葬所請稱温成皇后園陵從之乙酉温成皇后殯帝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為宰相不當領温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考異臺官諫宰相護喪實録止載孫抃及侍御史范師道毋湜三人按趙抃時為殿中侍御史亦同

論列實録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矣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之同居親為昬違者離之　丁酉葬温成皇后帝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温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温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此禮典素定不可輕變者議論異同如此是

為禮官而以禮自舞也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寖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温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舒國用從之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建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内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

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為榮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教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

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弟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絶其俸禄亦為太確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乎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為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

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帝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於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進身也　戊午幸城北砲場觀發砲宴從臣賜衛士緡錢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三

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與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為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以救人子匍匐之哀至仁至恵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以為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别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考異李燾曰慶歴二年七月聽三司副使以上持喪仍續俸武臣非在邊者亦聽嘉祐四年九月七年九月詔書當考　丙午温成皇后神主入廟　丙辰以太常少卿周湛為淮南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四 六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張跂臯

狀列署衆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温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内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令凡朝廷訪問禮典稍大無得輙以印狀申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廟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四 起閼逢敦牂十一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二年有二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至和元年十一月辛酉降同知太常禮院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常預為印

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按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執政以為充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葬所訴於内臣云欲送開封府按罪者充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絀不報　甲子出太廟禘祫

時饗及溫成皇后樂章肆於太常　御史中丞孫抃言西川屢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國謀寇黎雅二州請下知益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蜀人從之　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爭言吳充鞠真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帝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剥

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要族立権巨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己巳秦鳳經畧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辛巳詔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温成皇后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瑾請之　壬午以入内

押班石全彬爲入内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宫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换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内副都知　丙戌詔宗正等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令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呉充出外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詔充乃是

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
不覺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
謫臣下今陛下慈聖好諫寛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
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
京謫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
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隂陽有地震
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
所言五日之内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

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異也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十二月庚子翰林學士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續圖　知并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帝立命內侍竇昭押

士明往視之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丁未殿中丞直秘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秘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内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溫成治喪皇儀宰相既遵詔惟吉爭不能得至頓足泣下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本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

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之以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執中亦自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甲寅以益州布衣章詧為本州助教詧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澹泊

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爲事尤深於太玄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田況上其發隱特錄之詔辭不拜嘉祐四年十一月賜詧處士號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錄降勅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不蚤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

以久其政與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帝終不以為罪述小溪人也考異李燾曰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是歲融州大丘洞蠻楊光朝內附

二年春正月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之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帝特行此禮因欲致奠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

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為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帝從之不復至温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浸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已而卒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剛峻簡率雖早貴然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皆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至而

程戡已先入為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聞之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為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散遣弓手罷築

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卭部川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月壬辰以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為衛尉寺丞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車陣法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陣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為寨脚令令固自賫軍式詣闕進呈既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叅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

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壁廢他日復得叙官可不重其罰耶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叙用

給事中崔嶧受詔按治陳執中縱嬖妾殺婢事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頗左右執中

甲午授嶧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甞言宰臣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聲狼藉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虚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

若不概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臣不忍為也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葢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體又翰林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踈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舒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煙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

宇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既罷而給事中不奪故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抃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元季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昴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

凶意將奚為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郃必知常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郃武軍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犯贓杖皆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郃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重而斷罪反輕郃必所犯輕而斷罪反重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

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鞫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嬖賢宜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躶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遍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内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閒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

也執中帷薄醜穢門閫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文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卹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者八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願陛下為社稷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卲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鞫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有闕並牽復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

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范鎮累奏不得其時令附見趙抃劾章後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内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

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令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茍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臣

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有司亦未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以正上下之分及爲一婢子困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衆議未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勢去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臣雖不雷同以

存國體一事不足以贖二事乞以臣章下御史臺牓於
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
以觀文殿學士户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為宣徽南院使
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
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已累令民
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
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
為明鎬沮撓不得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

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為敵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請如琦奏凡得户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陳執中外雖强項内實姦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

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葢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獘一曰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陳自親屬之弊三曰叙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說未幾復故　乙卯流内銓引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琪雖無他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龎籍女

壻令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耶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御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閣記事帝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易休言恐

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焉　丙子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宗尊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考異長編在丁卯今依宋史作丙子

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雅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勅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通英閣王洙講周官典瑞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

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帝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令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其罪也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候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往年河決商胡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虛費民財為國斂怨令又聞復

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葢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静賑卹之猶恐民起為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

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别路差夫又逺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决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自一大役也鑿横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害貧虚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

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田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澶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客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早

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廕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廕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臣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　已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以其主之命持本國三世畫象來求御容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

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規圖百端苟脱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户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户物力最高者為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陜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户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皆入十分重

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絳襄與
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
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
請行五則法更著淮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
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
役民甚便之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
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
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

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于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為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為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為

恨焉　乙卯出米京城門下其價以濟流民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臣陳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煩瀆宸聽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非即乞罷免相位以從天下

之公議若以臣言為非而執中為無罪亦乞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不報　五月己未錄繫囚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皆以為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勵精庶政眷兹文武之烈所謂邦家之基推古今治忽之常繫上下義利之分吁惟近歲游至煩言以為參顧問者間怵於私尸言責者或失於當莅官無匪懈之恪專覬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

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朕惟舜德之盛股肱有賡載之和周道之衰朝廷多譏怨之愬咨爾周行之士適逢至治之期與其陟險以徼榮曷若飭躬而馴致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中之罪以

塞中外公議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輪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入對言宰臣陳執中以杖殺女使事遂起詔獄尋又入劄子乞不枝蔓其制院從而希旨鹵莽結絶樞密院亦無所建

明所以制獄之興由執中而廢亦由執中家聲醜穢物議喧騰豈宜更居台司使輔國政又言前日詔獄言事官屢有彈奏未聞陛下特降指揮臣僚中亦有解救者伏慮陛下因而疑惑臣愚竊以彈奏之言為朝廷為法為紀綱解救之語為宰相為身為利禄二途事意黒白可驗陛下縱全君臣之分免執中責罰亦當罷去以懲不法之罪奈何優游遷延固執不下臣恐而今而後宰相得欺朝廷大臣得罔君上居近列者得執私恩而毀

公議爲獄官者得捨實狀而結虛案紛紛譊究望風而起將何以止之願陛下聖治之間一講祖宗遺範公賞公罰再清朝路臣不勝懇悃之劇　乙酉殿中侍御史趙抃言陳執中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卹人言身爲大臣既破禮又壞法望亟正其罪　六月壬子朔趙抃入對又言執中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極口論列累章抨彈誠恐陛

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之庸人又多附會迎承之
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
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黙黙也伏望陛下早發宸斷正
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矣　己丑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
賈黯知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臣伏見宰臣
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
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

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壊政令日乖國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過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拒言事者耳

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令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

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一二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

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旨順意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知聰明羣言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法成湯改過

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才以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黯皆得補外殿中侍御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如吕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吴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效溱

褰奎繹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萬一有緩急之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質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劉敞亦以為言修黜遂復留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執中卒罷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帝未

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帝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庭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戶部

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黄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夘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昪權御史中丞帝嘗諭執政以昪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弼初入相修復為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龎籍為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并州籍過京師

入對帝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彦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彦博臣頃與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毁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之爵禄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若一以公議

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
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帝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伏誅以工部
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户部侍郎知邕州蕭注為引進副
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
絕林箐險深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

為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考異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　秋七月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舊令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

然亦辭之　戊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奸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

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陰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帥考異李燾曰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令沒其姓名當俟考之　蘇軾常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鞏父素

為羣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三年二月判都省此
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坿御床
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
元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
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
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羣所云差誤附見待考
巳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司言御箭翎皆以兩末黑中
白羽為之令監錮市人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傳黑白
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翰
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
乞行減罷尋准勑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

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巳利託名祖宗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棟宇堅固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廣張功料以圖酬奬恩澤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

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　八月己酉契丹主殂於秋山之行宫年四十一謚曰神聖孝章皇帝考異契丹國志云謚文成長編因之今從遼史興宗紀廟號興宗興宗性佻達嘗與教坊司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熈馮立輩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馬保忠嘗勸以臣下

無勲勞宜且序進之彿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絶其言親信者拉和爾楚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嘗夜燕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入樂隊命后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穆濟曰漢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興宗毆穆濟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興宗善畫嘗以所畫鵞雁來獻帝作飛白書荅之子燕趙國王洪基受遺詔即皇帝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為清寧元年以重元為

皇太叔　庚寅詔流内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為令　辛夘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歳一赦去歳再赦今歳三赦又在京諸軍歳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歳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閒也猾胥奸盜倚為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令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

以立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令陛下雖喜聞諫諍然考其施行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擄令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壬子

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預吏事

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敎忠厚也朕尚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耆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縁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乙卯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卒車駕臨奠贈右僕射謚文莊御篆其碑首曰儒賢之碑　九月戊午契丹告哀使至帝為發哀成服於内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其新主　癸亥詔學士舍人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冬十月丙戌錄唐長孫無忌後　己丑詔京畿母領輔郡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内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宫内臣請於本宫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宫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耶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為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昪等言希孟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

迎合今畧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言之前年内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得為例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皆憸邪迹狀明白後因全

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不踰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明今却自府判復除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伏乞別與一差遣壬寅改希孟為祠部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考異御史臺記云蒨欲結文富故上言乞舉班迎故事朝議哂之又希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賓客蒨性諂諛所言大抵類此按實錄十月癸卯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馮潔已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

然賈黯明年自知制誥出知許州猶以客禁為言則倩所請初亦未從也當考

己亥禮部貢院上删定貢舉條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刋修唐書歐陽修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録以傳記别説考証虚實尚慮闕畧聞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　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庫緡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　癸

丑下溪州蠻彭仕羲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羲相繼為刺史者五世矣至是仕羲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併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師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羲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乙卯交趾來告平南王李德政卒子日尊嗣詔贈德政侍中南越

王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被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說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漕粟漕黄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減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

粮草及催遣黄御河綱運公事已未以向為之行並邊見錢和糴法　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行山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濵徳博懐衛鄭等郡及開封徃徃受其害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

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常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

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

知山川道逕契丹道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媿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丁酉詔武臣有贓濫者毋得轉橫行其立戰功者許之　庚子契丹遣使致興宗遺留物及謝弔祭　庚戌太白晝

見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是月親御清涼殿策
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
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四